

# 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

——民族特性/政治文化塑造和“改换天下”大战略进程

时殷弘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史记·周本纪》中有关记述的政治和战略解读，探索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中民族特性/政治文化的塑造和“改换天下”的大战略进程。笔者认为，基于压倒性的农耕生活方式，周族逐渐发展出一种富有特色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进而牢固地确立了与一种与殷商相反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大战略方式：经行使“软权势”和累积“硬权势”基础而壮大和扩展，以便“无限期地”等待决定性变更的决心性时刻。这一大战略方式成功地使得吸引力中心在权势和权威转移之前便已转移，再辅之以其根本对手的“非战略性”和霸权战争前有效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宣示及有效的联盟建设，使得最终的军事决战结果早在战争之前便被注定。周族成功崛起后迅速采取了包括战略、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发展和制度发展四大方面的一系列旨在巩固帝国的大战略措施，保证了崛起成果的延续。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史提示，有怎样的根本创新说到底取决于有怎样的民族特性和政治文化，而就对于崛起和“改换天下”特别关键性的奋斗和大战略努力来说，它们的有无和成败首先取决于政治领导/战略统帅的素质。

**【关键词】**史记·周本纪 民族特性 改换天下 大战略

**【作者简介】**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001-12

## 一、“创世纪”（上）或“民族缔造”

### [一个民族与其传统和政治实体的缔造]

周后稷，名弃。……弃为儿时……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正义种曰稼，敛曰穡。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封弃于郅[tai]，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周族的历史起源（虽然是按照传说或传奇的历史起源）：压倒性的农耕生活方式；一种富有特色的“民族”传统和（据蕴意）“民族文化”。]

后稷卒，子不窋[kù，古同“窟”]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集解韦昭曰：“夏太康失国，废稷之官，不复务农。”不窋以失其官而犇[ben，同“奔”，奔走，流亡]戎狄之间[农耕生活方式的一度倾覆]。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渡]渭，取材用，□正义公刘从漆县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为用也。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也。漆水出岐州普润县东南岐山漆溪，东入渭。”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农耕传统由这位族裔领袖失而复得，或曰经“复辟”而确立不移。]○索隐即诗大雅篇“笃公刘”是也。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bin]。□正义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

庆节卒，……[经历七代]……古公亶[dan]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由此开始了农耕华夏与总的来说侵略性和劫掠性的诸游牧族的冲突，那差不多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史]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正义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好畤县西北十八里。”止于岐下。[在侵略性和劫掠性的游牧族面前撤退和迁徙，如农耕民族那么多次地做的那样。它们在文化上和体魄上显著地较少战斗性，并在军事上相对低效。]◇集解徐广曰：“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驷案：皇甫谧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古公亶父；经过在他领导下的迁徙和选择，周族的经久核心

居住地和力量崛起根据地得以确立。] 邠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古公亶父；“民族”传统和文化通过更富特征的“自我界定”而进一步强化。“民族”特性的初始的决定性巩固]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集解徐广曰：“分别而为邑落也。”作五官有司。◇集解礼记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郑玄曰：“此殷时制。”[古公亶父；更为定居的生活，城镇建造，国家构建；部分地依靠选择性地模仿先进“民族”殷商。周族给它自身的“制度供给”：供给一种符合自身“民族”特性、富有发展前景和具备未来的广泛“复制”和推广潜能的制度。] 民皆歌乐之，颂其德。○索隐即诗颂云“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是也。

## 二、“创世纪”（下）或“改换天下”

[走向权势、造反和新型帝国之路（连同一种在对外关系中富有特色的政治/战略文化和愈益自觉的相关战略的形成）]

[第一阶段，伟大的政治领导从事的初始“战略缔造”]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经行使“软权势”而壮大和扩展。]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前12至11世纪；一说前1152—1056年][文王；周族伟大的政治领导和战略领导——伟大的战略成就的一项先决条件或大便利条件；他承继的和在他那里才成为自觉的战略传统；他的战略抱负、战略眼界、战略勤勉和战略耐心]，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文王：一种“政治文化”传统——与殷商相反的政治文化传统——被牢固地确立。一个正在兴起中的自觉的新型强国或许已开始形成其大有抱负的大战略目标；与此同时，它大致已经有了它的民族和政治文化特征天然地规定的根本大战略方式：经行使“软权势”和累积“硬权势”基础而壮大和扩展，以便“无限期地”等待决定性变更的决心性时刻。] 伯夷、叔齐在孤竹，◇集解应邵

曰：“在辽西令支。”闻西伯善养老，盍[hé, 合, 聚合]往归之。太颠、閔[hong]天、散宜生、鬻[yù]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刘向别录曰：“鬻子名熊，封于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长子今上党所治县是也。[吸引力中心在权势和权威转移之前已经转移。政治胜利由此赢得，先于军事较量的胜利。]

崇侯虎谮[zèn]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you]里[文王囚中演《周易》，成为一位自觉的甚而“理论化”的战略家]。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shen 或 xin]氏美女，□正义括地志云：“古莘国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后，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献纣者。”骊戎之文马，□正义括地志云：“骊戎故城在雍州新丰县东南十六里，殷、周时骊戎国城也。”按：骏马赤鬣编身，目如黄金，文王以献纣也。有熊九驷，□正义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按：九驷，三十六匹马也。他奇怪物，因殷嬖[bì, 宠幸]臣费仲而献之纣。[“文王以献纣”——作为战术甚或战略的贿赂：如此富有美德的一位君主——文王——从事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纣大说[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索隐一物，谓莘氏之美女也。以殷纣淫昏好色，故知然。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yuè, 长柄重斧]，使西伯得征伐。[本为潜在反叛者所不得的先进武器现在被用来交换腐败性的礼物或贿赂，特别是美女。一位盲目愚蠢的暴君并无战略警觉，不仅因为他贪婪，而且因为他的未来死敌施行战略性欺骗或麻痹。文王以及后来武王的根本对手商纣王的“非战略性”大大便利了他们的大战略进程]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炮烙]之刑。[一个从人道和政治考虑两者出发的提议。道德行为可以非常政治性，在此场合为的是增进提议者的众望和影响——作为各族国中间的潜在领袖的众望和影响。]纣许之。

西伯阴行善[阴行善：一种有效和安全的政治战略；韬光养晦，持有伟大抱负和具体目的，并且从事勤勉的有目的的操作。宏伟的大战略目标大概已经相当自觉地得到确立，至少在政治领导的心目中，同时相应的初期大战略——渐进式低风险准备——得到意识明确的积极使用]，诸侯皆来决平[即求仲裁]。于是虞、芮之人□正义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国也。故芮城在芮城县西二十里，古芮国也。晋太康地记云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有狱不能决，乃如周。

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吸引力中心在权势和权威转移之前已经转移。政治胜利由此赢得，先于军事较量的胜利。政治文化和对外战略文化开始非常显著地具有“国际”吸引力。为具体方式尚系遥远模糊的决定性变革作积极明确的准备。在政治和外交战线的战略眼界和积极作为。]

明年，伐犬戎。□正义后汉书云“犬戎，桀瓠之后也”，今长沙武林之郡太半是也。又毛诗疏云“犬戎昆夷”是也。明年，伐密须。□正义括地志云：“阴密故城在涪州鹑觚县西；其东接县城，即古密国。”明年，败耆国。□正义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国也，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尚书云‘西伯既戡黎’是也。”[既行使软权势，也行使硬权势；或者说，政治吸引和军事征伐都属必要，都被施行。“双重战略”。合适的大战略往往必须是类似的双重战略或多重战略。]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依靠盲信或声称的天命 vs. 依靠人类努力——决绝的和明智的努力。文王以及后来武王的根本对手的“非战略性”、盲目狂傲和如后所述极端腐败大大便利了他们的大战略进程]明年，伐邶[yú]。□正义括地志云：“故邶城在怀州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古邶国城也。”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正义括地志云：“周丰宫，周文王宫也，在雍州郿县东三十五里。镐在雍州西南三十二里。”自岐下而徙都丰[“周人建都于镐”]。明年，西伯崩[文王太好地完成了他的伟大“使命”：完全奠定一种大有特色的“民族”政治文化、一种政治大战略和一个潜在的真正新型的帝国，那有待他的后继者去实现。他奠定了一种辉煌的战略传统。]，  
◇集解徐广曰：“文王九十七乃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 [第二阶段，伟大统帅指挥的一场革命和历史性战役]

武王[一说前 1087—1043 年，文王次子]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文王第四子]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周族现在已经接近具有实现宏伟的大战略目标的几乎一切关键条件：伟大的战略传统、杰出的战略统帅及其政治/战略幕僚群体、即将形成的“国际”联盟和即将到来的最有利的大战略决战形势。]

[武王；决定性的武力变革时刻：动员、战争目的宣告、革命进军和大联

**盟締造：** ]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集解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也。”○索隐按：文云“上祭于毕”，则毕，天星之名。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星也。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集解马融曰：“诸受符节有司也。”“齐栗[犹斋栗，敬慎恐惧貌，语出《尚书·大禹谟》]，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集解徐广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集解郑玄曰：“号令之军法重者。”“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孟]津者八百诸侯。[一个专门的从事决定性较量的“国际”联盟，它奠定了未来经久性的“帝国”结构的很大部分——附属国/宗主国关系部分]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动员、宣告、进军，接着令人惊奇地戛然中止：这看上去是个大谜团。也许突然发生某事，表明就决战决胜而言时机尚未成熟。决绝迅速地调整，以适合形势。规划了的革命远征成了一场战略性演习。]

[最有利的大战略决战形势终于到来；它到来时，几代人准备的战略资源业已齐备：]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集解徐广曰：“一作‘灭’。”[革命危机真正到来。武力决定的最有利时刻。]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集解孔安国曰：“虎贲，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大军革命远征终于发动！]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正义毕，尽也。尽从河南渡河北。诸侯咸会。[注意：下述初步的关于新权力取代旧权力、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包括“国际”制度）的价值意义和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宣言（虽然尚未实现的新权力和新制度至此依然是模糊的，但它必定已经可以从周族及其国家的、与商纣帝国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较明确地推导出来）：]曰：“孳孳无怠！”[最严肃的事情，生死斗争，被所有斗争参与者最严肃地感知。]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集解马融曰：“动逆天地人也。”离遘[ā]其王父母弟，◇集解郑玄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举亲者言之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悦]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集解郑玄曰：“夫子，丈夫之称。”不可再，不可三！”[造反和征服之最终宣告，

充满伦理道德理由，甚而宗教辩解。]

[历史性的牧野之战：（一次又一次地发布宣告：这个事实表明，这场战役被自觉和明确地设想为百分之百的政治意味的战役，并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政治动员和鼓动是关键。也许这也是为了使一个人自己（他说到底还是保守的）确信这场特殊的革命完全有理。]二月甲子昧爽，◇集解孔安国曰：“昧，冥也；爽，明；蚤[早]且也。”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集解郦元注水经云：“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也。”括地志又云：“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集解孔安国曰：“钺，以黄金饰斧。左手杖钺，示无事于诛；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教令。”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集解孔安国曰：“劳苦之。”武王曰：“嗟！我有国家君，◇集解马融曰：“冢，大也。”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集解孔安国曰：“亚，次。旅，众大夫也，其位次卿。师氏，大夫官，以兵守门。”千夫长、百夫长，◇集解孔安国曰：“师率，卒率。”及庸、蜀、羌、髳、微、纁、彭、濮人，◇集解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称尔戈，◇集解孔安国曰：“称，举也。”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集解孔安国曰：“索，尽也。喻妇人知外事，雌代雄鸣，则家尽也。”今殷王纣维[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集解郑玄曰：“肆，祭名。答，问也。”昏[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集解孔安国曰：“言纣弃其贤臣，而尊长逃亡，罪人信用之也。”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同时几乎也是意识形态宣言：实际上示意了未来新帝国的规范的根本价值基础将与商纣帝国的那些截然相反。]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集解孔安国曰：“今日战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相齐。言当旅进一心也。”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集解孔安国曰：“伐谓击刺也。少则四五，多则六七，以为例也。”勉哉夫子！[一项要革命的追随者们放心的鼓动：这场革命不仅完全有理，而且颇为容易，没有他们放血和死亡的大风险。]尚桓桓，◇集解郑玄曰：“威武貌。”如虎如罴，如豺如离，◇集解徐广曰：“此训与‘麟’同。”于商郊，不御克犇，以役西土，◇集解郑玄曰：“御，强御，谓强暴也。克，杀也。不得暴杀纣师之犇走者，当以为周之役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然而同时，这是生死斗争，大家必须彻底投入！]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

◇集解郑玄曰：“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也。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以大卒驰帝纣师。  
□正义大卒，谓戎车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贲三千人。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兵员数量优势在这场战役中毫无意义。]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叛]纣。[这是一场压倒性地被政治决定了的战役，甚至在战场上。]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正义周书云：“甲子夕，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注：“天智，玉之善者，缝环其身自厚也。凡焚四千玉也，庶玉则销，天智玉不销，纣身不尽也。”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正义谓至朝歌。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上天降给你们安宁（休战）]”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一位对被征服了的民众颇为仁慈的征服者，使人想起另一位伟大的华夏革命家刘邦的《约法三章》。]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正义周书作“轻吕击之”。轻吕，剑名也。以黄钺斩纣头，县[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集解司马法曰：“夏执玄钺。”宋均曰：“玄钺用铁，不磨砺。”县[悬]其头小白之旗。[政治行动有时是非常象征性和戏剧性的行动，为动员、宣告或辩解之目的。而且，有时剧烈的残酷被设想为必需，以求令人铭刻在心的戏剧性效果。]武王已乃出复军。

[胜利之后庄严的革命典礼，以使用一种非常简要的方式宣示它的神圣意义，宣告天命所归和（据蕴意）人民（即被统治者）付托：]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集解蔡邕独断曰：“前驱有九旒云罕。”薛综曰：“旒，旗名。”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集解周礼曰：“司烜氏以鉴取明水于月。”郑玄曰：“鉴，镜属也。取月之水，欲得阴阳之絮气。”卫康叔封布兹，◇集解徐广曰：“兹者，籍席之名。诸侯病曰‘负兹’。”召公奭赞采，□正义赞，佐也。采，币也。师尚父牵牲。尹佚筮祝曰：□正义尹佚读筮书祝文以祭社也。“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上帝。”[不再提到“唯妇人言是用”、“怡说妇人”，那先前被一次又一次地宣告，作为被摧毁的统治者的首要邪恶。为什么？有趣和费解的一点。]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革命成功，周族的政治文化已经成为压倒性的新“国际”政治文化；新体制即将正式发动，以致“天下变换”。]

[第三阶段，开启新体制和新帝国的大战略措施：确定“封建主义”（分封诸侯）、构筑安全体系（置三监）、赢取贫弱民众支持和显示新型统治方式（振贫弱萌隶）、正式确立正统史册或正统意识形态（记政事，追思先圣王）]

[西周帝国制度确立；相应的政治、战略、社会和意识形态措施。所有这一切都同时是非常战略性的；和平初始时节旨在确保新秩序安然长存的系统的大战略（分别关于总体政治秩序、地缘安全战略、合宜的社会安排、正统意识形态）。]

封商纣子禄父[即武庚]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正义地理志云河内，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邶、鄘、卫是。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帝王世纪云：“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按：二说各异，未详也。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可作式，同“轼”]商容之闾[武王乘车经过贤人商容家门口，俯首而立（以表敬意）]。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广曰：“保，一作‘宝’。”命闾夭封比干之墓。□正义封，谓益其土及画疆界。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集解孔安国曰：“武功成也。”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集解郑玄曰：“宗彝，宗庙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集解地理志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黄帝之后于祝，□正义服虔云：“东海郡祝其县也。”帝尧之后于蓟，◇集解地理志燕国有蓟县。帝舜之后于陈，□正义括地志云：“陈州宛丘县在陈城中，即古陈国也。”大禹之后于杞。□正义括地志云：“汴州雍丘县，古杞国。”[对正统古史表示尊崇，以表明新政权是这历史的合法后继者。通过变革与保存、进行革命与追随“宏伟传统”而来的合法性。一场特定的革命：既作为革命，又作为保存。]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正义括地志云：“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城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弟叔度于蔡。□正义括地志云：“豫州北七十里上蔡县，古蔡国，武王封弟叔度于蔡是也。”余各以次受封。

### 三、平叛与巩固

#### [胜利伊始的远大战略忧虑和深刻历史回顾]

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正义括地志云：“豳州三水县西十里有豳原，周先公刘所都之地也。豳城在此原上，因公名为。”按：盖武王登此城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正义周，镐京也。武王伐纣，还至镐京，忧未定天之保安，故自夜不得寐也。[一位审慎、勤勉和心怀忧虑的伟大统治者，在他辉煌的历史性成功之后立即忧虑他的新政权的安全。“人类幸福永不常驻不变”（西方撰史之父希罗多德史书概语）。一位伟大的政治领导在此思考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当代历史教训。一番深刻的历史回顾：][伟大的政治/战略领导，战时和平时、未胜之时和胜利之后始终满怀历史意识、政治清醒和战略忧患感；能望远、能深思、能雄辩、能实干的统帅：]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汝]：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纣帝乙立后，至伐纣，凡六十年]麋鹿在牧，◇集解徐广曰：“此事出周书及随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蜚鸿满野。○索隐按：高诱曰“蜚鸿，蟻蝶也”。言飞虫蔽田满野，故为灾，非是鸿雁也。随巢子作“飞拾”，飞拾，虫也。正义蜚音飞，古“飞”字也。于今犹当今。于今六十年，从帝乙十年至伐纣年也。麋鹿在牧，喻谗佞小人在朝位也。飞鸿满野，喻忠贤君子见放弃也。言纣帝乙立后，殷国益衰，至伐纣六十年间，谄佞小人在于朝位，忠贤君子放迁于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索隐言上天不歆享殷家，故见灾异，我周今乃有成王业者也。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摈]灭，○索隐言天初建殷国，亦登进名贤之人三百六十夫，既无非大贤，未能兴化致理，故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即摈灭，以至今也。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索隐言今悉求取夫恶人不知天命不顺周家者，咸贬责之，与纣同罪，故曰“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索隐八字连作一句读。我维显服，及德方明。□正义服，事也。武王答周公云，定知天之安保我位，得依天之宫室，退除殷纣之恶，日夜劳民，又安定我之西土。我维明于事，及我之德教施四方明行之，乃可至于寝寐也。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索隐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正义帝王世纪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阳翟。”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集解徐广曰：“周书度邑曰‘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也，南望过于三涂，北詹望于有河’。”○索隐杜预云三涂在陆浑县南。岳，盖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谓近岳之邑。度邑，周书篇名。粤詹维[洛]、伊，毋远天室。”[忧虑，但同时持有关于旨在安全和维

护的初始措施的明确构想。]□正义粵者，审慎之辞也。言审慎瞻维、伊二水之阳，无远离此为天室也。营周居于雒[洛]邑[东都洛邑，成王时期周公营建]而后去。□正义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郑郛，周公新筑，在洛州河南县北九里苑内东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左传云‘成王定鼎于郑郛’。”纵马于华山之阳，□正义华山在华阴县南八里。山南曰阳也。放牛于桃林之虚；◇集解孔安国曰：“桃林在华山东。”偃干戈，振兵释旅；◇集解公羊传曰：“入曰振旅。”示天下不复用也。[试图使文化非军事化，以求和平化和稳定。]

……武王病……而后崩，◇集解徐广曰：“封禅书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

### [平定叛乱，杜绝复辟，即武力巩固新帝国]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周公；伟大和漫长的历史性事业必然需要至少两三代非常伟大的政治/战略领导]恐诸侯畔[叛]周，公乃摄行政当国。[旨在巩固的最重要措施：使中央权力掌握在一位伟大的政治领导和战略统帅手中。]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三监叛，周公东征，平之。镇压最高层或大贵族叛乱，镇压复辟企图；武装巩固。][巩固新近已创立的制度：战略措施、政治教育措施、意识形态发展措施和（后述的）制度发展措施。它们总合起来是巩固新秩序的大战略措施：]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馀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正义尚书洛诰云：“我卜灋水东，亦惟洛食，以居邶、鄘、卫之众。”按：武王灭殷国为邶、鄘、卫，三监尹之。武庚作乱，周公灭之，徙三监之民于成周[东都洛邑]，颇收其馀众，以封康叔为卫侯，即今卫州是也。……初，管、蔡畔[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集解孔安国曰：“封命之书。”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集解孔安国曰：“告康叔以为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其事在周公之篇。[总括周族政治经验，并为帝国治理树立信条。]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返]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周公：极负责任、非常忠诚和道德端正的国务家。伟大的政治/战略领导往往需要有伟大的个人品格。]

[随后旨在巩固的大战略措施：战略、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发展和制度发展四大方面的]

成王在丰[镐京]，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成王]东伐淮夷，残奄，◇集解郑玄曰：“奄国在淮夷之北。”括地志云：“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迁其君薄姑。◇集解马融曰：“齐地。”□正义括地志云：“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巩固之后的东向武力扩张——旨在巩固的扩张。]成王自奄归，在宗周，□正义伐奄归镐京也。作多方。◇集解孔安国曰：“告众方天下诸侯。”既紕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集解孔安国曰：“言周家设官分职用人之法。”古文尚书序，周官，书篇名。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国家和帝国的进一步体制化。]……

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对新的、有可能不胜任的君主的关键性政治教育，依据历史经验、光荣传统和关于审慎节俭的新政治信条进行的政治教育，预防既是狭义也是广义的腐败。政治教育跻身于、并且必须跻身于最重要的政治事务之列。]以笃信临之，作顾命。◇集解郑玄曰：“临终出命，故谓之顾。顾，将去之意也。”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措]四十馀年不用。◇集解应劭曰：“错，置也。民不犯法，无所置刑。”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集解孔安国曰：“分别民之居里，异其善恶也。成定东周郊境，使有保护也。”[两者都是战略安全措施]，作毕命。

[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史提示，有怎样的根本创新说到底取决于有怎样的民族特性和政治文化，而就对于崛起和“改换天下”特别关键性的奋斗和大战略努力来说，它们的有无和成败首先取决于政治领导/战略统帅的素质。]

[收稿日期：2013-08-25]

[责任编辑：张 春]